

## 原民專題類

# 原住民青少年的飲酒行為與自我認知之變與不變 —以花蓮縣原住民重點學校吉安國中為例

洪秀美。吉安國中。九年 2 班

林千鴻。吉安國中。九年 2 班

陽珈愉。吉安國中。九年 2 班

洪玉青。吉安國中。九年 2 班

指導老師：

官妍湘老師

劉文平老師

## 壹、前言

### 一、研究動機

我們的團隊裡有原住民、有漢人，剛開始討論要研究跟原住民有關的主題時，從祭儀、舞蹈、原住民婦女議題到野菜採集……等什麼都有，只是想到要深究起來，好像都很嚴肅，跟我們日常生活沒有那麼密切的關係。唯一的漢人夥伴隨口一句：「那就討論酒啊！你們原住民不是都很會！」，太魯閣族女漢子秀美立刻就熱烈支持，表示這是她的「專長」！但我們很好奇為什麼漢人對我們都有一個「很會喝酒」的印象在原住民的傳統裡，「酒」是祭品、是儀式的一部份，因為釀造不容易是很珍惜的，現在的我們在便利商店就可以買到各式各樣的酒！當酒來得這麼容易，我們原住民真的忘記了傳統嗎？現在的原住民青少年並不像研究裡為了適應社會，在涵化過程充滿焦慮與壓力，從長輩的身影裡走來，「我們不一樣」了！因此我們鎖定吉安國中的原住民學生作為我們研究觀察的對象，藉著探究原住民青少年的喝酒態度與行為，進一步分析原住民青少年的自我意識與文化認同。

### 二、研究目的

- (一)了解吉安國中原住民籍學生的飲酒比例與飲酒經驗
- (二)比較分析原住民學生的飲酒經驗與家庭背景和社會同儕的關係
- (三)探討在主流社會的角色裡，原住民青少年對族群與自我的意識的變與不變

### 三、研究方法

- (一)半結構式問卷：分析原住民青少年的喝酒態度與族群、家庭背景的關係
- (二)Google 表單：探究原住民青少年對喝酒的自我意識與族群認同
- (三)質性訪談：
  1. 對原住民學生：  
根據問卷的分析，訪談學校中喝酒頻率高的男女同學，更深入了解他們對喝酒的感受與觀點以及對文化的理解與認同。
  2. 對學校老師：  
訪談在吉安國中擔任生教組長與學務主任的資深阿美族主任，從一個學生生活常規的管理者與原住民長輩的視線，進一步比較原住民學生在行為與對族群的認同是否有所不同。

###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吉安國中的原住民族學生為主。根據 109 學年度 10 月的統計顯示，吉安國中學生人數為 242 人，原住民族人數為 152 人，佔總人數 62.81%，分散在 10 個班級裡，各班皆有近一半的原住民學生；全校原住民生設籍在山地鄉部落的有 68 人。依《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四條關於「原住民族重點學校」之規定為「**在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者。**」或「**在非原住民族地區，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一百人以上或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者。**」，吉安國中原住民族學生占全校人數與比例，皆符合《原住民族教育法》所謂的「原住民族重點學校」，其中太魯閣族 92 人、阿美族 43 人，為學校比例最高的兩個族群，也是本次研究主要的兩個族群。

## 貳、正文

### 一、文獻探討

當原住民和「愛喝酒」畫上等號，似乎隱含一種非原住民的優越感，「愛喝酒」難道是原住民所有問題的最後答案？「酒」究竟是否真的是原住民的「問題」？有人認為「酗酒」是主流文化給弱勢族群的污名；也有人認為酒漸漸失去在族群文化的象徵意義，許多原住民「酒精依賴」是客觀的事實。關於原住民的酗酒論述，依文獻大致有兩類主張：

#### (一) 涵化說：

以西方「文化衝擊」的論述，解釋原住民在適應主流社會下也就是所謂的「涵化過程」，引發心理的焦慮。相對應於強勢的漢人文化，弱勢的原住民在涵化過程只好藉酒來逃避文化調適失敗的挫折感。禁止打獵、紋面、祭典以及語言同化政策等讓原住民與祖靈關係斷裂，原住民經歷的殖民壓迫愈高，愈容易有焦慮症、憂鬱症跟酒精、毒品等物質濫用的狀況。主張涵化論述者認為這種「歷史創傷」的壓力會透過個人、家庭跟部落，代代傳遞。學者許木柱(1987)即曾依此提出阿美族少年飲酒比率高，與個人的涵化程度，以及心理社會因素有關 (轉引自葉美玉等，2002)。

#### (二) 文化說：

這派主張原住民飲酒本有他的宗教、社會和集體活動的豐富意涵。夏曉鶯(2010)提出傳統部落社會嚴格地限制飲酒與釀酒之時機和場合，酒在所有生命禮儀和歲時祭儀中是不可或缺的，飲酒增進了群體的認同與歸屬感，因此節慶重要習俗創造了這種易於接近飲酒的方式。孫大川(2010)認為酒不同於一般飲料，「它本質上乃是一種象徵，喻示人所特有的某種精神向度」，他主張人無法從理性的阿波羅精神完全拔除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os)，所以應該「恢復酒神在田園、藝術和宗教上的意義和地位」。而漢化不是所有原住民酗酒的答案，之所以產生酗酒問題是在「原始生命力盲目狂奔」。

謝世忠(1987)提出污名的認同是一個族群對自己產生負面的認同感，並向另一個文化靠攏同化，但近年來隨著政治的民主化及本土化，原住民的文化認同不僅受到重視與重建，也比較朝向積極正面的氛圍，原住民在學校接受教育，已經不像父母長輩那樣需要歷經不能講母語的轉換衝擊和負面的認同，在吉安國中這樣的原住民重點學校，我們有母語課程、文化體驗課程(如射箭、做陷阱、編織、採集野菜等)，也有原住民的舞蹈隊、合唱團，我們在學校完全不用隱藏自己的族群身分，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下，現在的原住民青少年對自己族群與文化的認同圖像，是不是也走出了長輩的身影，有所「不一樣」？

關於原住民青少年的飲酒狀況，陳憲明、汪明輝(1993)根據菸酒公賣局的統計資料，計算 1986-1989 年，15 歲以上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酒的消費量，不論以公升或瓶計，山地鄉平均接近全台灣平均酒類消費水準的二倍。陳全成(1998)調查指出「原住民青少年有上學前飲酒造成逃學、精神不振、影響學業表現等現象」，他主張原住民青少年犯罪或中輟有高比例都是因為酗酒所影響。朱正一等(2007)研究宜蘭縣某山地鄉中學生的飲酒比例也高達 36.40%，「原住民學生之飲酒多始自國小五、六年級」，而原住民學生是否飲酒主要是受到到兄弟姐妹、朋友(同學)及經常往來的親戚的影響。

然而，這些研究距離現在至少有十年以上，而且研究結論好像「山地鄉」就是「酒鄉」，愛喝酒的父母長輩讓原住民青少年提早接觸了酒精，於是開始出現種種負面的「影響學業

表現」、「逃學」、「中輟」等偏差行為。但，這樣的原住民青少年圖像，是現在的原住民青少年所認同的嗎？還是研究者堅持「涵化」的主張，認為原住民青少年也復刻了父母的污名，代代相傳藉酒來逃避文化調適失敗的挫折感？又或者「會喝酒」「愛喝酒」就是對自己族群文化的背棄，失去「原始的生命力」？

## 二、問卷調查與結果

### (一)半結構式問卷

我們針對吉安國中的原住民學生，進行一份關於基本資料與原住民學生飲酒行為的問卷，想要了解族籍、年齡、居住地與家庭結構、家中長輩喝酒狀況、在班級的學業表現等會不會跟原住民青少年喝酒行為有顯著關係。問卷在各班早自習實施，我們再三跟同學、學弟妹們保證是匿名問卷，統一收卷，不會給學輔處調查誰喝了酒，各班導師也都抱著支持而不介入的態度，適逢藝文校隊比賽和全民運志工公差整理場地，問卷回收 122 份，扣除 7 份無效問卷，共有 33 位學生表示自己有喝酒的經驗，根據敘述統計顯示，會喝酒的學生登記族籍阿美族與太魯閣族比例接近，可見喝酒和族籍沒有明確相關；有喝酒經驗的學生家庭經濟狀況為低收與中低收入戶者占 60.6%，小康為 33.3%<sup>4</sup>，有喝酒經驗的學生家中經濟條件明顯相對低落，與父母同住佔 54.5%，其餘皆為單親家庭、隔代教養與依親。而家中長輩會喝酒的的頻率都算高，不喝酒的比例只佔 15.2%(如表一)：

表(一)：家中長輩會喝酒的狀況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每周都喝	12	36.4	36.4
一個月<4次	16	48.5	84.9
不會喝	5	15.2	100.0
總和	100.0	100.0	

當家中長輩會喝酒的比例佔高達 84.9%，是否會影響原住民青少年接觸酒精的年齡過於提早？依據表二顯示，在小學階段已經接觸酒的學生佔 54.5%，12~14 歲國中一二年級第一次喝酒的為 33.3%，九年級才開始喝酒的有 12.1%。

表(二)：第一次喝酒的年齡

年齡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8~10歲	7	21.2	21.2	21.2
10~12歲	11	33.3	33.3	54.5
12~14歲	11	33.3	33.3	87.9
14以後	4	12.1	12.1	100.0
總和	33	100.0	100.0	

33位有喝酒經驗的原住民青少年第一次接觸酒，與父母長輩一起喝的佔了57.6%，其餘為同學與校外的朋友，如果有喝酒，通常是和誰一起喝？選擇自己一個人喝21.2%，和同學一起喝的36.4%、和校外的朋友36.4%、和父母一起喝的33.3%、和親戚48.5%、其他3%。至於喝酒的場所，會在祭典或喜宴上喝的佔(42.4%)、在家中喝的佔(42.4%)、在部落卡拉OK(30.3%)、在朋友家(30.3%)、在公園(21.2%)、在學校9.1%、在KTV33.3%、其他6.1%。

以ANOVA分析，有喝酒經驗的原住民學生居住地與多久沒喝酒顯著相關(P=0.017)，F值是正的，表示居住地代碼越大，沒喝酒的時間越長(表三)。會喝酒的三十三位學生中27.3%(九位)表示都沒再喝了，最近一週內仍有喝酒的只佔12.1%(四位)。而表四依據敘述統計表代碼1~5項皆為原住民集中居住的部落，代碼6則為太昌、吉安、南華、福興等原漢混居的村落，依統計可見在吉安國中學區原漢混居的村落飲酒的節制性比原住民集中居住的原住民部落為高。

###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三)：多久沒喝了我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35.708	6	5.951	3.212	.017
組內	48.171	26	1.853		
總和	83.879	32			

表(四)：居住地

代碼內容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未作答	3	9.1	9.1	9.1
1水源部落	2	6.1	6.1	15.2
2銅門部落	7	21.2	21.2	36.4
3文蘭部落	2	6.1	6.1	42.4
4七腳川部落	3	9.1	9.1	51.5
5只寫部落	5	15.2	15.2	66.7
6其他村落	11	33.3	33.3	100.0
	33	100.0	100.0	

這些會喝酒的原住民青少年，多久喝一次呢？是否一旦碰了酒精，就成了酗酒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人？33位會喝酒的原住民青少年，有27位都表示喝酒看心情(佔81.8%)，什麼樣的心情會讓他們想喝酒？和主流適應有關的「考試考不好」的項目只有9.1%的人選，「被父母或師長責備」的選項也只佔15.2%，喝酒的學生自認為自己的成績在班級後段的只佔27.3%(表五)，可見大部分會喝酒的學生，並沒有像一般所認定的會有顯著的學業低落，而且關於「喝了酒會影響我準時上學嗎？」33位同學裡，有三位未作答，有27位都認為自己不會因為喝酒而影響上學。

表(五)：在班級的學業表現

代碼內容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未作答	1	3.0	3.0	3.0
1前段	6	18.2	18.2	21.2
有效的 2中段	17	51.5	51.5	72.7
3後段	9	27.3	27.3	100.0
總和	33	100.0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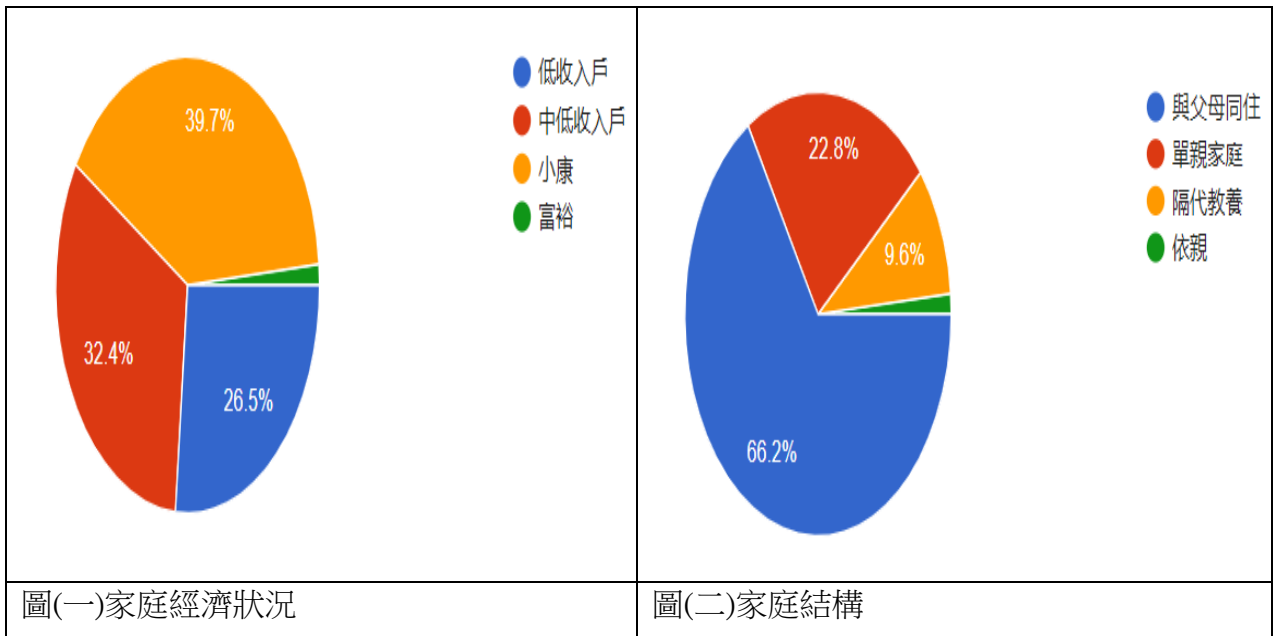
喝酒的原因我們設定可以選三項，當中第一優先要喝的原因就是開心聚會(51.5%)，然後是慶典上(36.4%)，另一個對我們青少年來說很重要的心情指標就是「戀情不如意」(24.2%)。可見

原住民青少年喝酒真的很「看心情」，依據問卷顯示這些原住民青少年分享心情的重要他人除了父母長輩，最重要的就是朋友同儕的關係，這也影響他們喝酒對象的選擇；當他們想戒酒時，最需要的支持與幫助？也是父母48.5%、兄弟姊妹33.3%、同學27.3%、朋友48.5%(師長只佔了6.1%)。

會喝酒的原住民青少年，對自己的評價如何呢？很多人表示「開心練酒量，沒什麼不好」、「小喝就好，不要讓自己做出白目的行為」、「不要喝悶酒」、「很普通」、「不要太常喝」、「要克制自己」，也有少數的人覺得「每次喝酒喝到吐，給家人添麻煩了」、「我很爛」。雖然寫負面批判自己的人很少，但也有人空白沒寫想法，所以我們設定一個 Google 表單，探究吉安國中原住民青少年對飲酒的看法，和對傳統祭儀活動的參與度，進一步了解原住民青少年的族群意識與自我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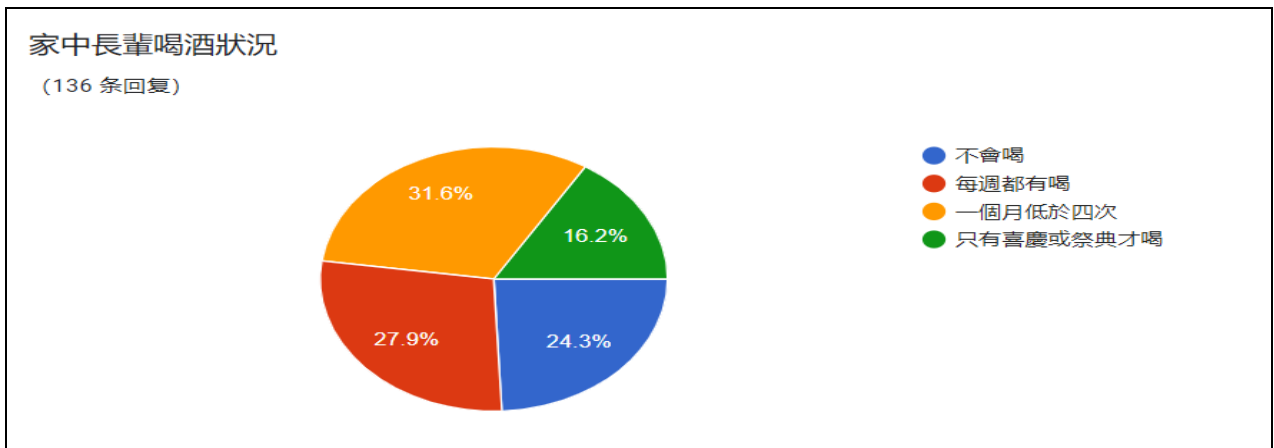
## (二) Google 表單問卷

有鑑於紙本問卷，學生可能會挑題目回答，以致於有些項目很難釐清是否有顯著關係，因此這份研究設計，透過 Google 表單設定答完題才能跳下一題，我們利用早自習、午休請同學或學弟妹用手機作答，有的班級則直接借教務處的 Chromebook 作答，所以很快累計了 136 份有效問卷，這份問卷主要是針對吉安國中對喝酒的自我意識與族群認同，參與這次線上問卷的原住民學生族群比例阿美族佔 28.7%、太魯閣族佔 58.1%、其他族佔 13.2%，居住在原漢混居的村落類型佔 49.3%，其他則居住在太魯閣族聚居的水源、銅門、榕樹等部落以及阿美族人較多的七腳川部落，有族群聚集的部落生活型態佔 50.7%。參與者的家庭經濟狀況(圖一)與家庭結構(圖二)，依低收與中低收比例和單親、隔代教養、依親比例可以看出吉安國中原住民學生大多來自社會弱勢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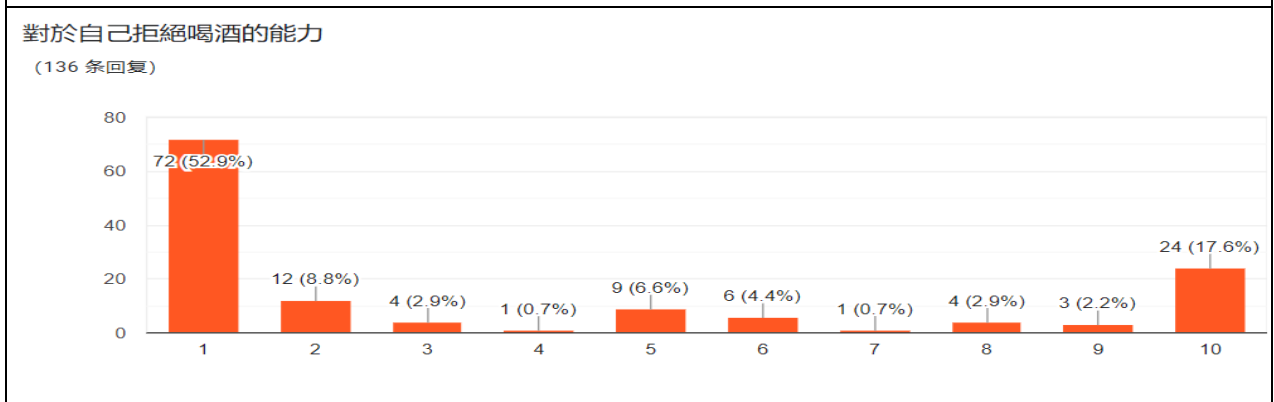


吉安國中原住民學生參與問卷的 136 位學生，家中長輩不會喝和只有喜慶或祭典才喝的加起來佔 40.5%(圖三)，這些家長對飲酒態度的節制和對族群的認同是否會影響到原住民學生的選擇？原住民學生對自己的拒酒能力(圖四)，「1」代表相信自己能完全拒絕的佔 52.9%，覺得自己完全沒有拒絕能力的佔 17.6%。原住民學生對自己的認知還是相對比較樂觀正向，選擇 1~5 較有拒絕效能的人超過一半，與朱正一等(2007)在宜蘭縣某山地鄉中學

生的飲酒調查結果「中學生飲酒之盛行率在樣本地鄉仍屬偏高」答案很「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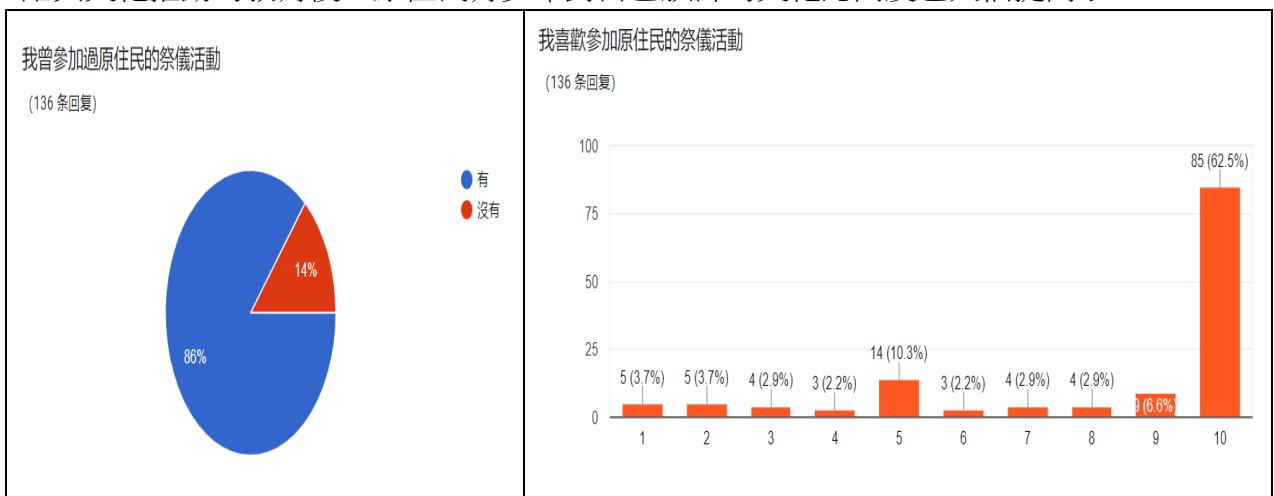


圖(三)家中長輩喝酒的狀況



圖(四)對自己拒絕喝酒的能力

原住民青少年是否在涵化的過程失去了自己的主體性，對自己的族群認同感到焦慮，甚至進而因為適應挫折而陷入喝酒的泥淖呢？根據圖(五)、圖(六)可以看出原住民學生對自己傳統的祭儀活動參與程度很高(86%)，不僅參與度很高，對參加原住民的祭儀活動如果 1 代表非常不喜歡，10 代表非常喜歡，原住民學生表達非常喜歡參加原住民祭儀活動的也佔 62.5%，因為參與經驗的美好，才能連結喜歡的情緒，可見得在經過多年的族群母語與文化推動的教育後，原住民青少年對自己族群的文化認同度也大幅提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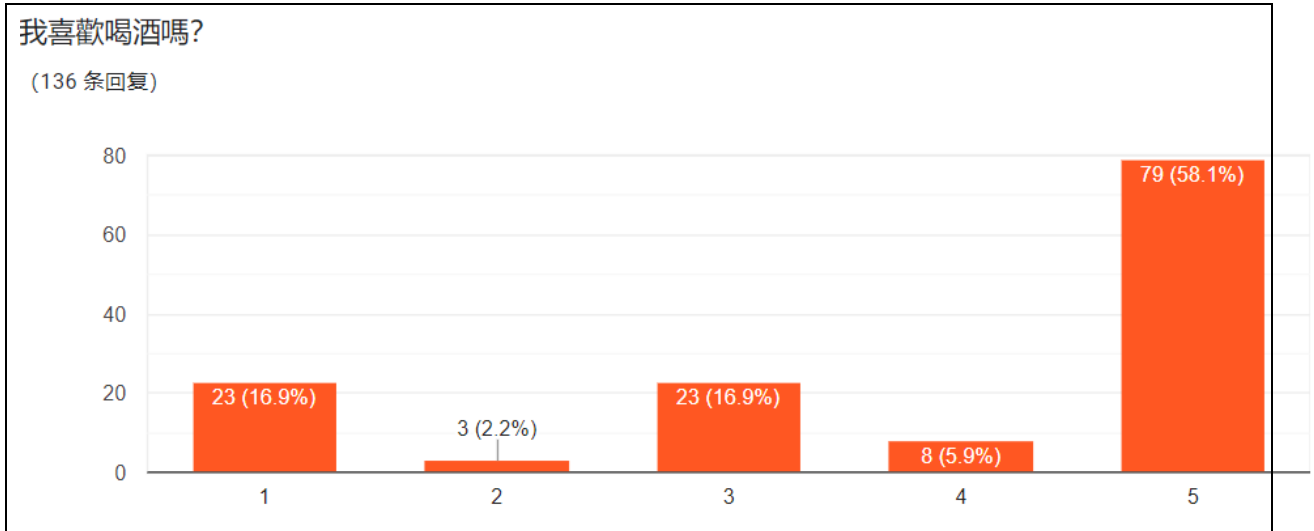
圖(五)我曾參加原住民的祭儀活動

圖(六)我喜歡參加原住民的祭儀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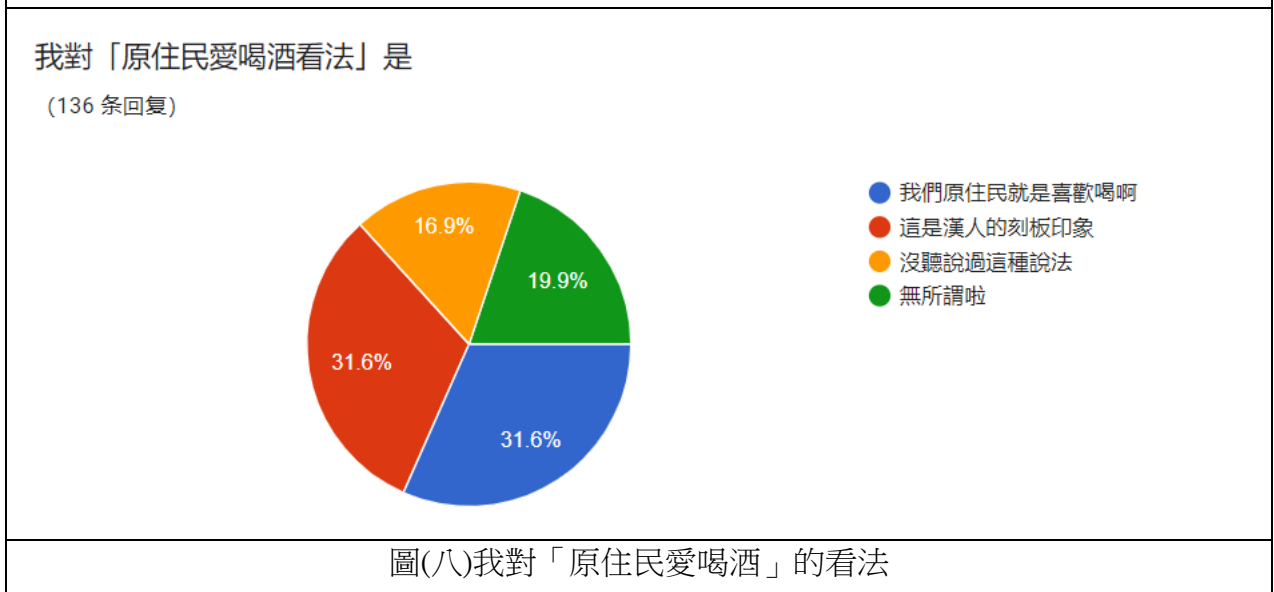
在吉安國中，有超過一半的原住民學生，但曾經有一次以上喝酒經驗的原住民學生不



到四十位，即使會喝酒、能喝酒，但原住民「愛喝酒」嗎？依據圖(七)，1 代表非常喜歡，5 代表非常不喜歡，原住民學生表達強烈不喜歡的比率高達 58.1%，把「原住民就是愛喝酒」當成是漢人刻板印象的佔 31.6%，這 31.6%對自己的族群意識相對比選擇「無所謂」「沒聽說過這種說法」要來得鮮明，有趣的是將「原住民就是愛喝酒」當成是對自己族群認同的也佔 31.6%，在原住民重點學校裡長期和近一半的漢人學生相處，有相處有比較，這 31.6%的原住民同學竟也把「喝酒」當成原住民的打卡框。



圖(七)我喜歡喝酒嗎？



圖(八)我對「原住民愛喝酒」的看法

「關於原住民和漢人喝酒有什麼不同？」(表六)我們特別設計要用文字表達意見，原漢相處經驗豐富的大家，表達的答案也很多樣化，沒有固定的答案，才是多元社會應該有的樣貌。

表(六)原住民喝酒的方式和漢人有什麼不同

比較勁爆	原住民很熱情很熱鬧	祭典不同 喝酒的時機就不同 在酒桌上的禮儀也不同
小朋友要先讓長輩喝酒	原住民喝酒很活潑	都是人，都可以喝



原住民不開心就喝酒	原住民比較會喝	會喝可是不會喝多或喝到醉
氣質	原住民喝酒會搭配一些飲料	原住民比較 high 比較有原住民氣氛
氣氛不同	看個人的喝酒習慣	原住民喜歡調酒而且是便宜的
感覺比他們能喝	開心喝漢人不清楚	原住民比較會喝，漢人比較不會喝
原住民喝下去會很吵	適量不多喝	原住民會比較嗨 漢人就單純喝酒
猛喝	會喝可是不會喝多或喝到醉	一種有儀式一種沒有儀式
原住民喝酒不會停	愛河	原住民喝酒都幾乎在祭典上
喝完還是一樣熱情	酒量好	漢人是喝一般的酒原住民是喝米酒
原住民和漢人沒法比	漢人是什麼東西啦	原住民要喝酒前會有很多儀式
跟我喝一次就知道了啦	原住民喝酒為了快樂	其實是沒有任何差異和刻板印象的
沒喝過酒，不知道	比較開放	有啊，一喝直接乾掉原住民喝酒沒有到胃的拉
原住民可能喝比較瘋	重要日子和節慶	原住民比較會喝 漢人不知道
豪邁	喜歡玩然後很愛開玩笑	原住民喝到睡著。漢人不知道
打電話給我我跟你講	會大聲講話	原住民都很喜歡叫附近認識的人過來喝酒
喝就對了 沒什麼差別	原住民喝太多 漢人喝很少	有時候喝酒是因為習俗
一樣	沒有	不知道

### (三)訪談研究

#### 1.我們都是「酒」年級

在做完數據的分析後，我們透過質性的訪談，接觸比較愛喝的同學，追問更多原住民青少年喝酒的細節。愛喝酒的那掛，我們都很熟，同學也都立刻答應了，而且聊得很放開，平常即使有喝，不同部落，距離比較遠，也沒有在一起喝，因為這次的訪談，反而讓我們發覺很多有趣的細節，譬如：

九年級的兔子(化名)，是住在水源部落的太魯閣族女生，家中經濟中低收入戶，單親與父同住，成績在班級後段。爸爸每個禮拜都會喝，但兔子不會跟爸爸一起喝，13、14歲時因為心情不好開始接觸酒，常常看心情喝的她，心情不好會多喝點 **BAR**，問她為什麼會心情不好，她說：「就是太常跑出去了啊！或是上課睡過頭，還要爸爸載這樣。」兔子一次喝就都喝三瓶以上，在部落卡拉 OK 或 KTV 喝，從中午喝到四五點，比較特別的是，她說不會找同學，因為不同部落距離很遠，「我們都有不同的朋友圈，我都找附近的」，兔子沒跟漢人一起喝過，因為部落沒有漢人，沒特別自覺跟漢人喝酒有什麼不同，只知道「會敬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或是請酒那個人……當然會熱鬧的喝啊！會玩點小遊戲這樣，划拳啊，五、十、十五，或是那個怎麼講剪刀石頭布吧另外一種玩法，我們會自己放音樂，你知道吧，帶一顆喇叭，搭啦啦這樣」這時兔子突然就 high 起來，證明原住民喝酒是沒在冷場的。至於酒錢的分配，受訪的兔子和大熊(化名)都表示有錢的時候會一起幫忙出，如果是被約出來，幾乎都是朋友出錢，從來不會跟朋友為了酒錢起爭執，大家都是分享，而「分享」的概念，正符合太魯閣族傳統同一個 Gaya 祭團組織的分享精神。

一樣九年級的大熊，住銅門部落，小康，單親家庭，學業成績在班級後段。大熊 12

歲就開始接觸酒，因為小時候有被爸爸喝醉家暴的經歷，大熊喝醉了就會安安靜靜睡，不想讓自己像爸爸，也會提醒自己少喝點：「會特別提醒自己，對啊，就是有時候感覺自己喝太多的時候，’造成別人的麻煩，我就會想一下，三思而後行啊！」。問到會跟爸爸一起喝嗎？大熊猶豫了一下說：「……嗯，因為怕打架(誰會贏)不知道ㄟ，哈哈(爸爸以前酒醉會打你)那是以前，現在他會怕我，他沒有常喝，就是醉了一直找我，就一直找我啊，然後就睡著啦，(你們感情不錯)還可以！(不是會打你)小時候我太軟弱了。」其實我們都知道大熊有一個不太好過的童年，但大熊不會把傷心掛在嘴巴上，或者跟你吵，他真的是一個好人。

大熊會特別提起祭典跟喜宴時，他會喝酒，作為男生，他覺得這是一定要的，平常則一個月就大概一兩次，甚至可以兩個月只喝一次，不像小兔是每個禮拜都喝，問到「有沒有心情不好，卻沒有約朋友去喝？」，兩個人都不約而同提到「沒有錢的時候」，就會跟朋友純粹聊天，可見得喝酒這件事，他們自覺都是可以控制的，但小兔斬釘截鐵說自己沒打算戒酒，而大熊正在減少喝酒甚至算是戒酒中，因為只有 150 幾公分的他想要長高。

## 2. 訪問聖主

在訪問林聖恩主任的時候，我們特別預練先把要訪問的大綱背起來，最近全民運，主任正是最忙的時候，聽說我們要訪問他，仍然撥空回學校接受我們的訪談。知道我們的主題是原住民學生的飲酒行為，他覺得我們能關注這個議題很棒，主任在吉安國中擔任生教及學務處主任 18 年，對吉安國中的改變，印象特別深刻，當然，其實他也是重要的扭轉人物啦！

我們問主任：「18 年前剛到吉安國中時，原住民學生喝酒的比例高嗎？」主任表示：

如果以一般生跟原住民生做比較的話，那時候原住民飲酒的習慣會比較多，但也算少數而已。喝酒後就是精神不濟，會影響到整個班上的環境，因為那個味道是不好聞的，當然也會影響老師的教學。

我們很關心現在原住民生喝酒的比例和以前比例的增長或降低，主任說在學校現在「幾乎是 0」，為什麼學校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呢？

其實因為學校非常的強調也非常在乎整個教育跟學生的生活教育，常規、衛生、秩序，為什麼要要求，那進來吉安國中就讀，學校老師同仁包括我自己都非常希望給大家一個安全的、友善的，是溫馨有溫度的學習環境，不希望因為少數的壞習慣去影響這些孩子。……我們有我們的堅持，因為教育就是要教導而且要傳授相關的知識，把知識內化，所謂的內化就是我知道、我做得出來，而且我做出來的這些行為是正確的，讓人家覺得是舒服的，可以感染到其他同學，……我常講命好，不如習慣好，好命不如好習慣，我覺得這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主導者有堅定的信念，吉安國中的確從一個他人眼光「混亂」的狀態下變得越來越穩定，主任也是我們原住民的長輩，我們特別請主任以一個阿美族年齡階級的角度談談喝酒的儀式與習俗：

我們阿美族有很多的節慶跟祭祀，所謂喝酒可能只是這個儀式的一個環節，透過酒杯、酒傳遞一些文化的意義，比如說倒酒敬老，敬原住民的長輩，……每一個階層都會跳級，上去後他的身分不同了，他必須肩負責任再去帶下面層級的晚輩……。

主任以一個原住民學生的長輩身分，叮嚀我們希望好的習慣與好的文化能傳承，讓文化能常久並不是靠「常酒」，愛喝酒並不等於原住民，不需要擴大解釋變成看到原住民就說：「欸，原住民，你很會喝！」，主任語重心長地表示，部落的確還有人過得很消極，藉酒來麻痺自己，「我們還是要自立自強，明天醒來還是要面對現實！」。

## 參、結論

自我認同，是指自己對各層面的覺知能統合而成為一個完整、和諧的結構。而族群認同一直是少數族群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在重視同儕的狂飆青春期中，原住民青少年能夠獲得多少來自同學、朋友、家人的支持，從而對自我產生自信心與認同感，這是值得注意的議題。

透過這份研究，我們真切感受到原住民青少年現階段的自我狀況、社會期待、以往經驗、現實情境、未來希望等都已經跟文化被剝奪的年代不一樣，原「醉」真的是原「罪」嗎？那要看身為原住民的自己如何看待族群與自己，學校雖然能協助建立生活的常規，但在有限的課程裡，原住民青少年能感受到對族群活動的喜愛跟認同，卻又不夠深刻，也許若能藉由營造一個有利於原住民青少年族群認同的組織或團體，從中培養原住民青少年對自身文化的認識與熱愛，更深沉浸於傳統文化之中，對於原住民青少年所經歷的認同過程或許將有所幫助。

#### 肆、引註資料

- 孫大川(2010)。久久酒一次。臺北市：山海文化雜誌社。
- 夏曉鵬。失神的酒 以酒為鑑初探原住民社會資本主義化過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7期。
- 林昭光、陳政友、羅文敏、林若蓓(2017)。泰雅族國中生飲酒防制衛生教育介入成效研究。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48，95-129。
- 陳全成(1997)。台灣原住民飲/酗酒行為及防治策略。原住民教育季刊第七期。
- 姜逸群、黃雅文（2000）：國中生飲酒者與未飲酒者在生活狀況上之比較研究。衛生教育學報，14。
- 葉美玉(2001)。臺灣原住民青少年飲酒行為之心理社會模式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朱正一、徐嘉芸、黃妍淳、陳奕芝(1997)。山地鄉中學生飲酒認知、態度及行為之初探—以宜蘭縣某山地鄉中學為例。美和技術學院學報。26(2), 111~124。
- 郭怡君(2005)。原住民好酒量 有基可循。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38017>
- 劉映晨(2004)。從族群認同危機看原住民青少年社會網路。取自 <https://mail.nhu.edu.tw/~society/e-j/38/38-07.htm>
- 李宜蓁(2019)。刻板「原」罪從哪來？研究微歧視的台大學者盼修復族人創傷。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urban-indigenous-peoples-microaggression>
- 原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2019)。取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47>
- 謝世忠(1987)。認同的污名。臺北市：玉山社。